

西亚非洲的治理问题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张玉友 孙德刚

摘要: 多党制是摩洛哥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室集团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且政党在维护摩洛哥民主形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摩洛哥多年来高效的政党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通过对摩洛哥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路径”的鲜明特点:一个核心是维护摩洛哥君主立宪制的政权稳定;两个基本点是实现“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构建;四个路径为“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络与平衡。摩洛哥政党治理做到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摩洛哥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还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摩洛哥政治;多党制;政党治理;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200083);孙德刚,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5-0087-1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究”(16JJDGJW01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4PJC092)、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15SG29)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的资助。

摩洛哥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唯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2016 年 10 月 8 日,摩洛哥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获得 125 个议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党首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lah Benkirane)再次当选首相,负责组建政府。然而仅 5 个月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以本·基兰组建政府不力为由解除了其首相职务,重新任命萨阿德丁·奥斯曼尼(Saad-Eddine El Othmani)为首相,并于 2017 年 4 月 5 日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从新政府成员构成来看,除首相一职外,正义与发展党的影响力已远不如 2012 年。事实上,这一现象在摩洛哥政党历史上曾多次上演,即每当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时,在下次政府组阁时就会因出现“钟摆效应”而逐渐式微。

1956 年独立后,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被西方国家称为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与该地区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一党制不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摩洛哥就实行多党制和定期举行选举,并持续至今。这种制度安排为摩洛哥赢得了包括法国和美国等西方的支持与认可。多党制的存在必然需要对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分享,因此势必会威胁到国王作为摩洛哥最高权力中心的权威。然而,从摩洛哥独立后 60 多年的历史来看,政党不仅是摩洛哥民主政治的体现,而且“国王—政党”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基本维持不变。本文探讨的“政党治理”是指摩洛哥独立建国后,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力量通过必要的政治手段,鼓励各政党参与政府事务,维护国家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巩固君主立宪制的理念和机制的总和,藉此将摩洛哥各种政治势力纳入到国王设定的战略发展轨道中。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摩洛哥政党的历史发展与治理路径来探讨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

一、摩洛哥独立后政党治理的历史演变

自独立以来,摩洛哥国内政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独立初期至第二次未遂军事政变的国家重建时期(1956~1972 年)、第三次成功修宪至第四次成功修宪的“政治多元化”时期(1972~1992 年)、开启“政权改组”至今的深化改革时期(1992 年至今)。政党治理也随着摩洛哥政治发展发生演变。

(一) 国家重建时期(1956~1972 年)

1912 年《非斯条约》签订后,法国开启了对摩洛哥长达 40 余年的委任统治。1944 年,摩洛哥独立党发表独立宣言,独立党与法国委任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成为摩洛哥的主要矛盾。1956 年 3 月,摩洛哥脱离法国的委任统治正式独立,其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独立初期,摩洛哥国内有两大政治力量主导国家政局,一派是以国王为中心的王室集团,即“麦赫赞”(Makhzen),另一派

是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独立党。^① 20世纪50年代后期,摩洛哥的国内政治以这两大政治力量争夺中央政权为主要特征。虽然国王和独立党在民众心目中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它们对独立后权力追求的目标却存在差异,国王寻求维持自始至终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独立党深知国王的历史地位从而寻求分享权力。^② 从原则上讲,国王作为摩洛哥的象征性权力代表,所拥有的权力要远远大于独立党。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以国王为首的整个王室家族被流放至法国数年,且自法国委任统治以来,阿拉维王朝的政治动员能力早已大不如前,而独立党则在民族主义运动期间给民众留下了积极的形象。此外,对于通过民族解放斗争实现独立的新生国家来说,一党制国家也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以独立党自认为可以在独立后与国王共享权力。^③

在摩洛哥独立后仅一年,独立党就开始针对摩洛哥未来的国家建设目标展开了内部讨论,党内学者还撰写了《二十一世纪黎明时的摩洛哥政府》一书。^④ 该书重点阐述了“苏丹/哈里发”(实际上是代指“国王”)在未来政府中的角色,认为“独立前苏丹的使命是保卫法律和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在重大事务中与乌里玛进行协商,然后才能发布诏令。该书指出,苏丹/哈里发是“管理者”,而非“立法者”,政府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手中,如果苏丹没有完成这一使命,那么他应该被替换。^⑤ 独立党的另一位领袖阿拉·法西(Allal El-Fassi)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目前,摩洛哥只有三支力量,首先是独立党,其次是自由军,最后是王室力量。考虑到自由军的后台是独立党,实际上摩洛哥只有两股力量,即国王与独立党。”^⑥事实上,当时自由军并非自愿受独立党控制。1957年10月,自由军领袖阿卜杜拉·卡里姆·哈提卜(Abdelkrim al-Khatib)和马赫朱比·阿赫尔敦(Mahjoubi Aherdane)开始着手建立人民运动党(Popular Movement Party),当时该党实际上已站到了王室集团的一边。

1958年,独立党要求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为该党在政府中安排包括内政大臣和政府首相在内更多的职位。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满足了独立党的诉求,如任命独立党成员阿卜杜拉·易卜拉欣为第三届政府首相,任命本·巴尔卡(Ben Barka)为全国临时

^①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7, p. 44.

^② Rika El-Mossadeq,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wer-Sharing," in I. William Zartma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rocco*, New York: Praeger, 1987, p. 60.

^③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44.

^④ Mohamed Lahbabi, *Le Gouvernement marocain à l'aube du vingtièmesiècle*, deuxième édition, Rabat: Les Éditions Maghrébines, 1975.

^⑤ Ibid., p. 39.

^⑥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0.

协商大会(National Consultative Assembly)主席等。由此可见,国王在 1958 年就已找到了应对独立党的方式。^① 1958 年底,独立党内部实际上已分裂成以巴尔卡为代表的激进势力和以法西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此前,除王室力量外,摩洛哥国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独立党抗衡。^② 但 1958 年后,独立党的分裂以及其他政党的兴起,特别是 1962 年宪法允许多党存在后,民族主义力量便逐渐淡出摩洛哥的历史舞台,被更为激进的左翼势力取代。1958~1972 年间,左翼势力包括从独立党中独立出来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opular Forces)和摩洛哥共产党(Moroccan Communist Party)等社会主义政党。

综上所述,1956~1972 年间,摩洛哥国王在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时,需要在不同时期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即 1956~1958 年主要以抗衡民族主义力量独立党为主,1969~1972 年则侧重对抗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为首的左翼势力。

(二)“政治多元化”时期(1972~1992 年)

自摩洛哥第一部宪法出台后,摩洛哥的政党开始趋于多元化。在摩洛哥政党政治中,政党主要分为两大派(1992 年以前):反对派和保皇派。在国家重建时期,随着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的成立,摩国内基本上形成了三大反对党派力量。1970 年,哈桑二世国王主导的宪法草案依然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最高地位,引起了反对党派的不满。因此,在宪法公投通过之后,主要反对派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决定组建反对派联盟,并形成正式协约,成立“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Action Bloc)^③,旨在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摩洛哥。^④ 在“政治多元化”时期,摩洛哥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基本上是以“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开展行动的。1972 年 3 月,哈桑二世国王举行第三次宪法公投,希望通过新宪法的出台达成更多的政治共识,但新成立的反对派联盟“全国行动委员会”号召所有党内外人士进行抵制。^⑤ 反对派联盟对这次公投的抵制使哈桑二世首次感到政治孤立,在 1972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这种政治孤独感变得更加强烈。^⑥

1973 年,西撒哈拉问题开始升温,为国王提供了与反对派达成政治共识的契机。1974 至 1980 年间,反对派与国王开展了长达 7 年之久的合作。^⑦ 1975 年爆发的“绿

①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p. 303.

② Rika El-Mossadeq,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wer-Sharing," p. 61.

③ “全国行动委员会”又称“库特拉”或“集团”(Kutla)。

④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London: C. Hurst & Co. Ltd., 2012, p. 126.

⑤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p. 332.

⑥ Stephen O. Hughes, *Morocco Under King Hassan*, New York: Ithaca Press, 2001, p. 130.

⑦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82.

色进军行动”(Green March)^①使摩洛哥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这种情绪进而演变为该时期反对派主要的政治主张,并促使反对派首次加入了国王主导的政府组织。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高涨令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该党派在拉巴特的分支机构独自成立了更加务实和更具民族主义特点的政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 of Popular Forces)。1974年,该党加入摩洛哥政府,并担任国家的诸多重要职位,参与“绿色进军行动”。^②至1976年,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几乎完全取代了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在摩洛哥的影响力。^③

1977年的摩洛哥议会选举使得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与国王的关系再次出现破裂,因该党与新成立的政府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党内多数成员退出政府,再次回到了反对派阵营。^④至1980年修宪公投时期,包括独立党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在内的反对派再次站在了国王势力的对立面。在为期两天的宪法公投过程中,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都对公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尤其是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甚至召回了该党在议会中的成员,这一举动令哈桑二世国王大怒,国王对此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最终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答应部分党员回归议会,才使风波得以平息。^⑤1983年,摩洛哥举行了久违的地方选举与议会选举,但选举的结果再次点燃了反对派的愤怒之火,尤其是引起反对派党内的强硬派的不满。在1984年的新一届政府中,由于党内强硬派的反对,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拒绝了哈桑二世参加议会的邀请。^⑥

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选举之后,虽然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独立党拒绝加入政府,但“全国行动委员会”并没有按预期实现复兴。1984~1987年间,反对派集团主要的关切是经济改革和西撒哈拉问题。1987年后,随着西撒哈拉问题公投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反对派内部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制度改革问题上,开始考虑民主化议题。^⑦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反对派内部出现了大量温和派力量,提倡与国王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全国行动委员会”一直没有得到

① “How the US and Morocco Seized the Spanish Sahara,”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2006, <http://mondediplo.com/2006/01/12asahara>, 登录时间:2017年8月2日。

② Ira William Zartman, “Opposition as Support of the Sate,” in Giacomo Luciani, ed., *The Arab State*, London: Routledge, p. 226.

③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126.

④ Ira William Zartman, “Opposition as Support of the Sate,” p. 227.

⑤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43.

⑥ Ira William Zartman, “Opposition as Support of the Sate,” p. 228.

⑦ Jean-Claude, “Maroc: Chronique Politique,”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Vol. 26, 1987, Paris: Center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 607.

复兴。然而到了 1992 年,原反对派党成员组建了新“民主联盟”(Democratic Bloc),旨在推动哈桑二世国王进行民主改革。^①

(三) 深化改革时期(1992~201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哈桑二世领导下的摩洛哥进行了宪法修订和两次选举,但结果却令反对派大失所望,主要体现在国王与议会权力改革、选举制度、选举公平性等方面,^②再加上经济不景气,民众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再次给反对派极大的勇气向保皇派叫板。1992 年,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联合其他左翼小党重新组建了所谓的民主联盟“库特拉”,标志着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又重新站在了国王和政府的对立面。但 20 世纪 90 年代组建的“库特拉”与 70 年代时形成的“库特拉”存在本质区别:

第一,从内部构成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的“库特拉”有更多的政党同盟,不仅仅有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还包括摩洛哥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进步党、民主工人联盟等。相对于 70 年代的“库特拉”,90 年代“库特拉”的主导者已是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而后者仅占很小部分。

第二,从形成动因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的“库特拉”其实在 1970 年议会选举前就已形成,其目标是为了联合左翼政党抗衡国王以及保皇党;而 90 年代初反对派并没有面临来自王室威逼的压力,所以这一时期“库特拉”虽存在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目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左翼政党自身能够在其后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次选举后,左翼政党已在摩洛哥政坛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拥有的话语权也逐渐减少。相反,由于王室的幕后支持,中立和右翼党派已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对摩洛哥国内反对派形成了一定挑战。在此情况下,左翼政党很难推行其政治目标,更不可能在议会投票中取得优势。

第三,从行动目标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的“库特拉”更多是为了推进摩洛哥的政治改革,包括法治建设、司法独立、增强议会和政府的独立性以及限制国王的权力等。事实上,成立于 1989 年的“库特拉”直到 1992 年才真正引起摩洛哥政界的关注,当时该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向王室和政府施压的行动,希望 1992 年的宪法修订能够朝着更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③

第四,从与王室的关系来看,20 世纪 70 年形成的“库特拉”可以被视作“敌意反对派”,这是因为摩洛哥的反对派经历了 60 年代王室的镇压后,形成的联盟阵线无

^① Omar Bendourou,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Morocco,"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 111.

^②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s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p. 54.

^③ *Ibid.*, pp. 55-57; Omar Bendourou,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Morocco," p. 111.

论从心理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而90年代形成的“库特拉”虽时常谴责王室和政府缺乏民主,但此时已无意无力公开对抗君主政权,已然成为“忠诚反对派”,更多地是扮演“温和改革派”的角色。^①

从政党治理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20世纪90年代反对派的威胁不如60年代,但是反对派激进改革的思想若不加以控制,对君主政体和王权统治将产生一定的威胁。诚然,摩洛哥是北非地区乃至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以国王为核心的政权结构在意识形态上仍呈现出保守主义的特征。进入90年代后,哈桑二世国王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维持多久,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基且使国家政权平稳过渡,如何应对反对派的改革诉求便成为哈桑二世晚年治理国家政治的重要议题之一。^②

1999年7月,统治摩洛哥长达38年之久的哈桑二世逝世,其长子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继承王位。从2000年到2011年,由于穆罕默德六世在即位之初采取了开放政策,摩洛哥政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已有政党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新政党的注册数量大幅度增加。在2002年和2007年全国选举中,参选政党的数量均超过30个,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超过25个。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公开化,导致民众逐渐丧失了对政党的信心,摩洛哥民主开始受到质疑,其直接后果是投票率从2002年的51%锐减至2007年的37%;另一方面,由于政党精英的老龄化趋势,加之政府诸多要职均掌握在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等手中,大大限制了摩洛哥国家治理的人才队伍建设。^③

二、摩洛哥政党治理的主要途径

数十年来,摩洛哥国王为推动国家政治治理,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自身发展轨道,把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对象,并采取了诸多措施。

(一) “分而治之”

“分而治之”是摩洛哥开国君主穆罕默德五世开创的遏制政党力量无序扩张、威胁君主政体的重要策略。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导致独立党势力逐渐压过国王,遏

^①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127.

^② Ibid., p. 141.

^③ Jams N. Sater,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Political Parties under Mohammed VI,” in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eds., *Contemporary Morocco: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Mohammed VI*,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4-17.

制独立党因而成为穆罕默德五世的当务之急。独立党内部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是独立党内部年轻的激进派和传统的保守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① 对于国王来说,只要运用一定的策略就可以加速独立党的分裂。1958 年 3 月,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任命独立党保守派艾哈迈德·贝拉弗里杰(Ahmed Balafrej)为第二任政府首相,而在 7 个月后又任命更加激进的阿卜杜拉·易卜拉欣代替贝拉弗里杰为第三任政府首相。国王的这一举动加剧了独立党的分裂。^②

1959 年,由激进派人士巴尔卡和易卜拉欣领导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成立后,独立党正式宣告分裂,民族主义力量遭受重挫。独立党分裂不久后的 1960 年 3 月,国王穆罕默德宣布解除易卜拉欣的职务,任命自己为政府首相,集大权于一身。到了 1963 年 1 月,政府中所有的民族主义势力几乎全部被清除,代之以亲王室势力。^③ 自此,“独立党的分裂为王室的攻势扫清了障碍,所有政府的政策立场都逐渐直接或间接地偏向于王室”^④。

哈桑二世和穆罕默德六世期间,“分而治之”的策略常被用来遏制各类政党势力的挑战。第一,针对左翼政党。在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摩洛哥一些左翼政党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趋势。1972 年逐渐坐大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分裂成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其他若干小党派。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政党“民主与人民行动组织”(Organization of Democratic and Popular Action)和摩洛哥共产党均未摆脱分裂的结局。第二,针对保皇党。1991 年,人民运动党开始出现分离倾向,分裂出了全国人民运动党(National Popular Movement)。再如 2006 年,宪法联盟党分裂出了摩洛哥民主联盟党(Moroccan Union for Democracy)。第三,针对中立政党。该类政党的典型代表是势力一直较大的全国独立人士联盟(National Rally of Independents),由于党内人士背景复杂,组织涣散,常年存在分歧,1982 年和 2001 年该联盟经历了两次分裂。^⑤

(二) 军事威逼

军事威逼是君主政治惯用的强制治理手段,摩洛哥也不例外。从 1957 年被正式封为王储开始至 1972 年,哈桑二世国王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①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2007, p. 17.

^② Rika El-Mossadeq,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wer-Sharing," p. 62.

^③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45.

^④ John Waterbury,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Moroccan Political Elite — A Study of Segmented Politic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0, p. 195.

^⑤ Inmaculada Szmolka, "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 in Morocco,"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5, No. 1, March 2010, p. 16.

作为王储任皇家军队总参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国王进行宪法改革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阶段。

早在哈桑二世作为王储和军队总参谋时期,就曾多次运用军事威逼的手段。^①摩洛哥独立初期,全国各地特别是中阿特拉山脉(Middle Atlas)和里夫(Rif)山区频繁爆发民兵暴动,且大多是带有分裂主义倾向的暴乱。皇家军队成立后,哈桑二世开始亲自领导军队在上述区域打击叛乱武装,维护国家统一。^②正是由于哈桑二世对里夫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威逼,才导致他多年后数次突然缺席安排好的前往该地区考察的计划。^③除武力打压叛乱分子外,哈桑二世还对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采取强制处置措施。1959年12月,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官方报纸的两位编辑穆罕默德·巴斯里(Mohammed Basri)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福(Abderrahmane Youssoufi)因发表攻击国王的文章,遭警方逮捕。^④1960年1月,人民力量全国联盟领袖本·巴尔卡被迫流亡至法国,最终甚至惨遭谋杀。^⑤

哈桑二世登基后,着手进行民主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独立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等反对派力量在政府和社会影响力较大,哈桑二世为充分掌握议会选举进程,不惜动用武力威逼的手段强行让效忠于王室的宪法机构“防御阵线”获得更多的席位,从而组建亲国王政府。^⑥由于哈桑二世国王没有按照“民主”的方式组建“民主政府”和进行“民主选举”,1963年成立的巴赫尼尼政府并没有获得反对派的认可。1965年,摩洛哥局势进一步恶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公然支持卡萨布兰卡反政府的激进分子,甚至支持反对派领导的政变等等,哈桑二世被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1965年起至1970年,哈桑二世国王将其政治治理策略从较为温和的手段转为更为暴力手段——威逼,以此来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1965年年底,哈桑二世任命强硬派人物穆罕默德·乌夫基尔(Mohammed Oufkir)为内政大臣以代替失宠的政治操纵者艾哈迈德·圭迪拉(Ahmed Réda Guédira),同时给予内政

① Moshe Gershovich,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a North African Kingdom," *The Middle Eastern Policy Brief*, No. 7, February 2008, p. 2.

② David M. Hart, "Rural and Tribal Uprisings in Post-Colonial, 1957 - 60: An Overview and a Reappraisal," in *Tribe and Society in Rural Morocco*,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4, No. 2, 1999, pp. 84-102.

③ Stephen O. Hughes, *Morocco under King Hassan*, New York: Ithaca Press, 2001, p. 187.

④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930: A History*, p. 313.

⑤ Abdelaziz Bennani and Abdelah El Oualladi, *Liberté de presse et de l'information au Maroc-limites et Perspectives*, Rabat: Organisation Marocaine des Droits de l'Homme, 1995, pp. 137-138; Zakya Daoud and Matti Monjib, *Ben Barka*, Paris: Éditions Michalon, 1996, pp. 238-245.

⑥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p. 23.

大臣仅次于自己的权力,以此来平衡军队的影响力。^①此外,国王继续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甚至完全掌控了军队的领导权。^②由此可见,内政大臣和军队是国王制衡反对派的两大工具,哈桑二世不但要平衡两者的力量,而且要防止其内部特别是军队的失控。这一时期,哈桑二世威逼的对象主要是左翼势力和部分民族主义残余势力,其间发生的事件主要包括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党首本·巴尔卡的暗杀事件,政府监禁独立党党报记者、禁止游行、逮捕和审讯反对党的领导人等,如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附属机构——摩洛哥工人联盟(Morocco Labor Union)领袖曾遭严酷审讯。^③但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作为受害者并没有就此停止斗争,他们继续对政府表达不满情绪,甚至不顾在政治上遭到越来越多的胁迫。最终,在政府的威逼之下,反对派特别是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已出现了分裂,元气大伤,甚至反对派内部也出现了诸多亲政府的派别。^④

1970年,哈桑二世国王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左翼倾向的政党势力在这轮威逼中已丧失了往日的动员能力,大多数摩洛哥人,特别是地方贵族和军队对于国王的忠诚度已大幅提升。虽然反对派已无力再与国王缠斗,但利比亚的军事政变令哈桑二世国王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军队领袖与传统君王之间存在的潜在问题。因此,1969年至1972年间,国王几乎放弃了威逼措施,转而通过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来减少对军队依赖,^⑤同时开启新一轮民主改革,试图解除潜在危机。

虽然威逼不是穆罕默德六世执政期间的重要手段,但却是其树立个人形象和巩固统治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卡萨布兰卡恐怖袭击发生后,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这也使得王室集团的威逼手段合法化。威逼手段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各反对政党旗下的媒体加强控制,禁止传播有损国王形象的内容。

(三) 政治多元化

纵观摩洛哥1956年独立至1970年中期政治反对派的发展历程,该国经历了由起初的独立党一党独大,到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成立后各政党力量“全面开花”,再到1965年国家紧急状态的执行,使得政党活动(特别是反对派)遭遇了极大的挑战。1972年军事政变后,以及“绿色进军行动”的执行,使哈桑二世国王逐渐意识到,没有

^①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66.

^② Omar Bendourou, *Le Pouvoir Exécutif au Maroc depuis l'indépendance*, Cahors: Publisud, 1986, pp. 180-183.

^③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66.

^④ *Ibid.*, p. 67.

^⑤ *Ibid.*, p. 68.

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脆弱的国家政治系统将难以应对内部和外部威胁。^①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哈桑二世通过政治开放和政治多元的治理策略来重新推动治理体系的改革。

1974年,摩洛哥的政治开放步入正轨。摩洛哥共产党得以重新活动,并改名为进步与社会主义党(Progress and Socialist Party);独立党通过新一届的全国党代会选出了他们的新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卡萨布兰卡分支将自己的政党更名为“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从表面上看,虽然政治开放导致了更多反对派的出现,但事实上,哈桑二世通过“绿色进军行动”和撒哈拉问题这一国家统一大业驯服了上述反对派,这些反对派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的国家统一行动。相反,只有一些极端青年学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者拒绝支持国王的行动,但他们最后都遭到严厉的打压。^②哈桑二世看到了政治开放的积极成效,于是便着手进行国家政治多元化进程。

政治多元化或者政治多元主义主要是指政府致力于扩大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允许多党并存,提高选举的透明度等行动。^③政治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基础是允许多党共存,因此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其他组织,一开始都是依靠政党而存在的。作为摩洛哥国王的治理策略,多党制是其政治多元化进程的核心部分。通过政治多元化,国王一方面可以吸引反对派加入由国王主导的政府,从而对其实行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党独大局面的出现。

政治多元化策略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了运用。实际上,哈桑二世国王在1976年组建的新一届内阁中就已吸收了来自各大主要党派的代表,这似乎表明,在新一届参议院中将会有更多来自不同政治力量的摩洛哥精英参与其中。^④1976年底,哈桑二世与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面谈,对话期间,哈桑二世同意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改革,包括提高新闻媒体的自由度,改革选举制度以及修订选举名单等。^⑤为提高反对派的选举参与率,哈桑二世命令政府认真组织1977年的议会选举,并且规定所有政党都要得到一定的席位(包括新成立的进步与社会主义政党)。最终选举结果显示,亲政府的独立人士获得264个席位中的138个,独立党获得政党中最多的50个席位,人民运动党获得47席位,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仅获得15

^① Ira William Zartman, "Opposition as Support of the Sate," p. 223.

^②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p. 347.

^③ Guilain Denoeux and Abdeslam Maghraoui, "King Hassan's Strategy of Political Dualis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5, No. 4, January 1998, p. 105.

^④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83.

^⑤ Rida Lamrini, *Le Maroc de Nos Enfants*, Casablanca: EDDIF, 1998, pp. 66-67.

个席位。^① 据此,哈桑二世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其中独立党同意加入政府,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则继续在政治系统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②。也就是说,在以艾哈迈德·奥斯曼(Ahmed Osman)^③为首相的新一届政府中,只存在唯一大党——独立党。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哈桑二世所希望看到的。为了能够继续掌控政府,1978 年哈桑二世鼓励奥斯曼联合亲王室的独立人士组建新的政党——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党。^④

虽然 1977 年的议会选举和随后的奥斯曼政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民主改革,但对于哈桑二世国王来说,政治多元化的治理策略为摩洛哥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治系统。在该系统中,国王始终处于主导地位。^⑤ 然而,西撒哈拉战争的高额支出、国际磷酸盐价格的下降以及奥斯曼政府国家治理的糟糕表现,导致了 1981 年的卡萨布兰卡暴乱。这次暴乱使得哈桑二世认识到现有的政治系统已不符合他所提倡的“政治多元化”理念,遂决定于 1981 年重启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对话与合作。但是,该联盟内部存在的分歧最终导致一部分极左分子分裂出去,成立新政党——民主与行动党(Democratic and Action Party),同时亲王室政党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党也因内部分歧,一部分代表农村势力的独立人士出现分裂,成立了全国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⑥ 在 1983 年和 1984 年的选举中,哈桑二世运用了同样的策略,维持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

(四) 笼络与平衡

在摩洛哥政治中,笼络(Co-optation)与平衡的策略是王室统治集团最为常用的手段与策略之一。摩洛哥独立后,该手段已成为摩洛哥历任国王惯用的政治治理策略。在国家重建时期,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将笼络策略运用到了由国王构建的庇护系统(Patron-Client)中。其中,亲王室政党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建立均是得益于这一策略的合理运用。进入到政治多元化时期,哈桑二世国王在应对左翼政党势力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时均采用了该策略。

在应对左翼政党势力坐大方面,哈桑二世的笼络与平衡策略运用恰当。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左翼政党在摩洛哥社会中的势力达到历史最高点。从主要组成部分

^①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p. 41.

^② 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一开始在参议院和新一届政府中均有担任职务,后因与国王和联合政府无法达成共识而退出了该政府和参议院。

^③ 哈桑二世国王的妹夫。

^④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p. 348.

^⑤ David Michael Mednicoff, *The King's Dilemma Resolved? The Politics of Symbols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rab Monarchy*, p. 84.

^⑥ *Ibid.*, p. 88.

来看,这些左翼政党包括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后来新成立的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其中,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倾向以及规模都超过其他两党,因此对于哈桑二世来说,支持独立党,并将其笼络入由其所掌控的政府是其考虑的重要策略之一。1977年议会选举结束后,独立党以最多席位的大党身份进入参议院,并最终获得5个大臣和3个秘书长职位。^①反观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只获得了15个席位,最终只有极少数党内成员进入内阁,后来因无法达成共识而退出政府。^②哈桑二世通过上述方式将独立党成员纳入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制衡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势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政府注入新的活力。当独立党在政府中的势力膨胀时,哈桑二世通过自己的亲信组建政党去平衡独立党,同时主动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进行面对面对话、寻求合作,反过来平衡独立党。^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应对反对派政党方面,摩洛哥国王通过政权改组对其进行平衡与笼络。政权改组(Alternance)是一种两极民主(Bipolar Democracy),两大集团基于各自的选举成果轮流执掌政府。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英国的政治制度。^④政权改组模式的直接目的就是吸纳反对派政党进入王室所控制的政府中,进而寻求政治共识。1992年,哈桑二世国王进行了政权改组的尝试,如在宪法改革中,增加了给予政府更多权力的条文,然而这一次反对派政党并没有积极回应。相反,当哈桑二世主动邀请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时,反对派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又是一个笼络的陷阱。即便如此,以“库特拉”为代表的反对派还是积极参加了1993年的议会选举,取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议会席位。^⑤其中,“库特拉”取得了99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45%,看似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议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间接选举往往都是由内政大臣控制,因而在最终选举结果中,保皇党和中间派获得的席位占总席位的76.6%。对此,反对派极为不满,并提出解除内政大臣巴里斯职务的要求,而处于执政晚期的哈桑二世并未答应这一诉求。因此,“库特拉”委婉地拒绝了组建1995年联合政府的请求。^⑥

1995年政权改组尝试失败后,哈桑二世于次年就宣布进行宪法改革。这次宪法

^① Rika El-Mossadeq,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wer-Sharing," p. 80.

^②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44.

^③ Jean-Claude Santucci, *Chroniques Politiques Marocaines (1971 - 1982)*, Paris: Edition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 235.

^④ George Joffé, "The Moroccan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 Election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3, No. 3, 2007, p. 108.

^⑤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141.

^⑥ Ibid., p. 141; George Joffé, "The Moroccan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 Elections," p. 107; James N. Sater, *Morocco: Challenges to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79.

改革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重新建立两院制,其中众议院通过间接选举,共有 270 个席位,参议院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299 个席位。^① 在 1997 年的选举中,“库特拉”取得了参议院中 102 个席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优势集团,最终加入了 1998 年的联合政府。“库特拉”选择加入政府,最主要的推动者是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党派——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② 该党领袖阿卜杜拉·优素福于 1998 年成为政府首相,标志着反对派被正式纳入到王室的控制之下,也标志着政权改组模式的开启。^③ 对于王室政权来说,政权改组不仅成功笼络了最大的反对派政党,而且还限制了其他传统反对派的发展,特别是独立党。

哈桑二世晚年想通过政权改组的方式解决因武力威逼导致的政治与社会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在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就逝世了。1999 年穆罕默德六世上台后延续了前任的政策,在政权改组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因政治压迫导致的所谓人权问题。在上台后的前 3 年里,穆罕默德六世的政党策略是在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安抚。但 2002 年全国选举后,摩洛哥出现了政党势力过大、政党之间裂痕加剧的局面。为应对这一情况,穆罕默德六世果断抛弃政权改组模式,任命亲国王的非党派人士德里斯·杰图(Driss Jettou)为首相,平衡政党势力以及化解政党之间的分歧。2007 年全国选举后,由于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长期主导摩洛哥议会,政党名声逐渐下降,加之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穆罕默德六世重新回归政权改组模式下,任命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党领袖阿巴斯·法希(Abbas al-Fassi)为首相。

穆罕默德六世任命独立党领袖为政府首相被认为是对抗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宜之计。但以独立党为首的“库特拉”持续坐大,成为国王的心病。2008 年,在穆罕默德六世的默许下,国王的亲密政治顾问福阿德·希玛(Fouad Ali El Himma)独自领导成立了新的政党——真实与现代党(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rty)。一方面,其旨在平衡伊斯兰政党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新的政党改善摩洛哥政党形象。^④ 2010 年中东剧变后,摩洛哥紧急进行了全国选举,于 2012 年组建了新一届联合政府,正发党领袖本·基兰任政府首相。即使在伊斯兰政党成为政府议会主导政党后,国王仍然牢牢掌握着实权和国家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

① George Joffé, “The Moroccan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 Elections,” p. 111.

② 关于为何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在 1998 年加入政府,参见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Struggles for Power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State*, pp. 116–117.

③ Michael J.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142.

④ Ferdinand Eibl, “The Party of 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M): Trajectory of a Political Deus Ex Machina,”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7, No. 1, January 2012, pp. 45–66.

三、结语

纵观摩洛哥独立后 60 多年的历史,作为摩洛哥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室与政党之间的互动是理解摩洛哥政治重要的维度。从摩洛哥政党发展历程来看,政党的出现伴随着摩洛哥独立战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独立后,受国内与国际社会思潮的影响,摩洛哥出现了一大批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无论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独立党,还是左翼倾向的政党组织,抑或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的伊斯兰政党,均有深入参政的政治诉求。为满足这一需求,摩洛哥国王不仅要进行权力下放,达到权力共享的效果,而且要维护作为中东民主典范的形象,做到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自 2010 年底中东剧变以来,由于摩洛哥进行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宪法修订,摩洛哥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国王的权力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分享,因此,政党的活动空间以及话语权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更是得到了明显提升。这一时期,政党的政治表现主要为争取选票以获取最多的议会席位,从而导致政党内部以及政党间的无序斗争,政府效率也随之下降,但国王仍然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手段维持政党之间的平衡关系。摩洛哥的政党治理模式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四种手段”。“一个中心”即维护王室的统治;“两个基本点”是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四个手段”是“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络与平衡。摩洛哥政党治理模式形成于穆罕默德五世和哈桑二世,发展于穆罕默德六世。从成效看,摩洛哥的政党治理维护了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促进了摩洛哥渐进式改革,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角关系。

(责任编辑:李 意)